

1912年2月15日，是“人民音乐家”聂耳诞辰日。从1912到1935年的24年短暂生命旅程里，聂耳创作了《开矿歌》《卖报歌》《开路先锋》《新女性》等数十首革命歌谣，并为田汉所写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谱曲，此歌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

为纪念聂耳的诞辰，本刊特邀我省著名作家张昆华先生撰写“缅怀聂耳”一文，以飨读者。



缅怀聂耳

■ 张昆华

人生道路，无论是短暂或漫长、暗淡或辉煌、曲折或顺畅，都不过是从生到死、从始至终，如此而已。这个万古不变的规律，对伟人或凡人都一样。因此人们对故人的纪念或缅怀，大都沿袭着一种方式，不是到他出生的地方，便是到他安息的地方；不是在他的故居献上一朵红玫瑰，便是在他的墓地献上一炷紫檀香……

但是对于聂耳，人们除了为他敬献上红玫瑰或紫檀香，还想唱一唱他的歌，让他知道我们活在他的歌声中，他也活在我们的歌声里：因为他是一位为国歌作曲的音乐家。

我常常会在冬末春初、乍暖还寒，梧桐树叶飘完落尽的日子里，去拜访昆明市五华区甬道街72-73号那栋普通的楼房，把一支红玫瑰插在门窗上，面对着聂耳故居久久地默然而立，在心里轻声唱着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的同时，我仿佛会听到1912年2月15日的黎明，聂耳在这栋小楼诞生时的啼哭。

我也常常会在云浓风重、骤雨间晴，老松树绿了松针、挂上松球的日子，去拜谒昆明西山聂耳墓地，一步步踏上那象征着聂耳生命年华的24级石阶，在聂耳墓碑前敬上一炷紫檀香，在心里轻唱“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的同时，我似乎会听到1935年7月17日下午日本鹤沼大海吞没聂耳生命时虎啸般的涛声……

那时，无论是面对聂耳故居或面对聂耳之

墓，无论是听到他出生的哭声或听到他“最后的吼声”，我们都会让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即国歌的一个个音符去叩问聂耳出生之地和安息之地的始终往事。

虽然聂耳故居坐落在昆明繁华的花鸟市场中间，但那红玫瑰的清香和笼子里的鸟鸣，那老板的叫卖声和游客的讨价声，都不会淹没这栋楼房温文尔雅、简朴高贵的身影。虽然屋里没有陈设与聂耳有关的文物，但住在这里的主人都能凭着祖辈的记忆，为你讲述聂耳家的故事。

至于聂耳故居为何会坐落于此？那还要追溯到清朝的云贵总督府。当时，总督府就在街北今日胜利堂的位置上。当年的达官贵人们每日上班下驾，都要从这狭小的甬道经过。有的官员为便于公务，便在这里购置土地建造了西边两层楼房、东边照壁、南北各一厢房舍小院的“三坊一照壁”住宅。清朝末年随着王朝夕阳西下，官员们大多离去迁居，这里便租给手艺人，成为昆明有名的羊皮、金箔作坊或店铺。光绪28年也就是公元1902年的秋天，聂耳父亲聂鸿仪和母亲彭寂宽从玉溪来到省城昆明谋生，租下这栋小楼挂牌“成春堂”悬壶行医，与现在的住民杨家共用后院成为邻居。聂鸿仪、彭寂宽在这里居住10年后，于1912年2月15日即阴历大年除夕前的腊月二十八那天早晨，聂耳在这栋楼房里诞生。